

用灵感的钥匙开启写作之门

■ 剑 钧

老乡，曾冒着敌机的轰炸冲进朝鲜乡亲们火光熊熊的屋里，舍身救出那个穿着小短褂，光着两条小腿儿，小腿乱跳着，哇哇哭的小孩。我曾和王玉祥一道去魏巍家拜望，魏老谈起这篇散文时说：“创作的灵感来自于我们的战士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每当我和他们坐在一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满心眼儿的高兴。”

军旅作家徐怀中当年随战地采访小组赶赴前线，又随作战部队采访了某师通信连女子电话班。从女兵们身上，他找到了灵感，还在连队时便写出了小说《西线轶事》的一部分，并读给女兵们听，征求她们的意见。这篇小说后来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我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过一篇采访作家王宗仁的散文《青藏高原的脚印》。文中写道：“那是唐古拉山吗？青藏高原7年的军旅生涯，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；在青藏公路上日复一日地行走，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到艺术的升华。我问王宗仁老师，入伍之初是什么样的心灵故事打开了他文学创作的大门？他随即说，是‘唐古拉山的25昼夜’的故事……”他以此创作的《藏地兵书》，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那篇《藏羚羊跪拜》还收入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。

这就是灵感对文学写作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也是写作者必须遵循的路径。

二

既然灵感对写作如此重要，那么作家的灵感又从何而来呢？除了源于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度，也源于观察生活的独到视角。出色的写作是需要天赋的，但这是在特定环境下说的话。试想一下，一部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，曹雪芹没有超人的天赋行吗？《红楼梦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浓缩的百科全书，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化史。曹雪芹用文学对清贵族阶层的生动解剖，用独到视角观察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，洞察“贾宝玉和林黛玉”们的内心世界，进而触动了创作灵感，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学巨著。鲁迅先生评说：“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，传统的写法 and 思想都被打破了。”

观察生活的独到视角，对初学写作的人是需刻意训练的。灵感的产生在于能拨动心弦上的那份追求，最终上升为带有生命的文字。仅靠华丽的字眼，即

便再精致，也是没灵魂的。我女儿上高二时，在一次家长会上，班主任对我说：“孩子各科成绩都不错，要说需要加强的方面，你就在作文上多费点心思吧。”

我提醒女儿，写作不是别人教出来的，靠的是悟性。为什么从小学起，学生就写作文，到高中仍不能写出好文章呢？这就是症结之所在。不过，作文是有自身规律的，我自愧平时疏忽了对女儿观察生活能力的培养，就对女儿说了句颇有感悟的话：“看一百本作文选也不如写出心里所想的话。”心里所想的话从何而来？是感悟，是心灵的碰撞，只要释放出来，就抓住了提升写作水平的牛鼻子。我通常每周拿出一篇短文素材，让女儿力争以独到视角，用同一题材分别写出记叙文、说明文或议论文来。这包括独立命题、归纳要点、运用不同笔法来营造作文的意境，或阐释鲜明的观点。这些训练有助于对写作敏感度和观察力的培养和提高。一篇习作写出来，我要点对点地进行评价和讲解，然后再让女儿重写一遍，一般几番折腾，才最后“验收”。经过一年多的模拟练习，我发现女儿写作有了很大进步，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观察力提升了，想象力丰富了，对写作不再抱应付态度，有时会主动多写两篇习作，让我“把脉”。

高考那天，我送女儿去考场后回到家，又翻开女儿作文训练时的习作。其中一篇《进一步，海阔天空》，作文结尾写道：“无论是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’的李太白，还是‘竹杖芒鞋轻胜马’的苏轼，抑或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人，都在生命遇到障碍时毫不退却，向前一步，走出更加灿烂的人生。我想，人生在遇到困难时告诫自己：进一步，海阔天空。相信你的生命就会像莫奈的《日出》一样，一定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”

“进一步，海阔天空”，相对于“退一步，海阔天空”，本身就蕴涵了独到的视角。当天中午，我到考场接女儿，女儿微笑着朝我跑了过来。我没有问考得如何，但从女儿兴奋的脸上找到了答案。

三

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，大学里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，而今仍在搞文学创作，先后出版20多本书，体裁涵盖了长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纪实文学、文学评论等，

但我的文学创作仍在不断地学习和摸索中。在我心目中，写作的灵感与丰富的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。想象力会让灵感插上飞翔的翅膀。文学创作，说到底，最终拼的就是独到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。

当年，我曾痴迷地在校图书馆借阅郭沫若早期的诗集，那首《地球，我的母亲》，至今仍留在记忆里：“地球，我的母亲！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，我饮一杯水，纵是天降的甘霖，我知道那是你的乳，我的生命羹……”这种想象，奇特而深邃，值得咀嚼回味。

文理兼修历来是读书人追求的完美境界。追溯科学大家，想象力都相当丰富，且大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。华罗庚是数学大家，同时有深厚的文学造诣，诗文俱佳。当年他读唐代诗人卢纶《塞下曲》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”时，发现诗中有常识性错误，便随口吟道：“北方大雪时，群雁早南归。月黑天高处，怎得见雁飞？”如此敏捷的理性思维、观察力、想象力，再加上高深的文学水准，怎会不令人叹服？

写作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深度与高度。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，但凡文学大家的名篇，无一不凭借与众不同的想象力而传世。千百年来，祖先为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学遗产，像《诗经》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。这些文学经典除却时代和题材因素的差别外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象力的独特性。李白的想象力可谓古之一人，像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这般绝妙的诗句只能靠超然的想象力才写得出来。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无论是人物塑造、情节发展、故事架构和细节描写都彰显了出色的想象力。其中，最具想象力的一章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。草船借箭，历史上并未存在，却成了罗贯中塑造诸葛亮形象的点睛之笔。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全是“妖魔鬼怪”的故事，但后人惊奇地发现，这部书中讲了很多现代社会才有的科技，譬如飞天、克隆……这也许就是想象力的魔力吧。

写到这里，我就在想，灵感对写作如此重要，堪称开启写作之门的第一把钥匙。尽管写作之路漫长，若一旦掌握这把钥匙，前面的路就宽敞多了。那么，我与写作是个什么关系呢？借用语文教学中比拟的笔法：是朋友，亦是伙伴。因为，我真的离不开文学，离不开写作了。

| 阅 图 |

把手给我

■ 摄影 周裕斌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进行登山训练时的一个场景。作者采用仰拍方式，以对角线构图，记录了战友携手共进的动人一幕。山崖上，成功攀登的战士把手伸向身后的战友，帮助战友向上攀登。他们身旁的白云，映衬出山势险峻、攀登困难。作品生动展现了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风貌，也体现出战友间情同手足、团结一心的深厚情谊。

（点评：毛喜丹）

典型人物未必就是高不可攀、遥不可及的形象，他们就像普通人那样平凡地生活在我们之中。拿定主意，我跟班采访、深入挖掘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“兵味”故事浮出水面。

在撰写过程中，我没有苦思冥想华丽的辞藻，用的都是战士们生活语言。虽然通篇大白话，却自然流露出人物平和的思想。在部队，无论写稿的作者、编辑的编辑，还是审稿的领导，都是“当兵的人”。兵的性格、情感和故事，始终是部队新闻的源泉和焦点。应该写点啥？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，写我们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，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和小事。

有一年，上级宣传部门组织典型人物征稿活动。在挖掘线索过程中，我发现身边的班长张勇，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但他身上透着基层万千班长的忠诚、执着和朴实。

这些年，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新闻路上，是部队这所大学校培养了我，是报纸这个平台锻炼了我，让我不断在铅字里收获成长快乐，在军旅路上追梦圆梦。

活力军营

在第73集团军某部学习室内，官兵正全神贯注地上安全教育课。“斗争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必须提高保密意识。”看完最新一期《练兵之声》后，列兵李敬扬深有感触地说。

该部由官兵自编自导教育视频《练兵之声》的做法，源于3年前。时任指导员王良发现，教育课上，大家对于传统单一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兴趣不高，课堂效果不好，但在观看教育视频时明显兴趣浓厚。这个细节引发了王良的思考：何不让大家参与进来，共同制作安全教育视频？这样可以由官兵“唱主角”，让每一堂教育课都成为精彩一课。

制作播出两期《练兵之声》后，官兵反响良好，王良决定常态化推行。为让更多人参与，他们采取“一班一主题”轮流拍摄制作，由骨干带着全班战友围绕主题进行剧本构思。

在拍摄制作《练兵之声——“荣誉感”》的过程中，班长杨雷召还有个意外收获。新兵赵林峰自从下连以来，对他总带有一种距离感和畏惧感。杨雷召一直想找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一次周末，杨雷召和战士们围坐在草坪上，热烈讨论着新一期《练兵之声》的剧本。

“我们应该加入一些训练场景，比如战术演练、体能考核，体现荣誉的来之不易。”杨雷召说。

赵林峰犹豫了一下，红着脸说：“还可以加入一些情感元素，比如战友们在训练中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持的细节，这样可以升华主题。”

杨雷召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建议很好！”

随着剧本的深入讨论，杨雷召发现，赵林峰虽然兵龄短，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想法。他多次肯定和采纳了赵林峰的建议。这给了赵林峰信心，在后面的剧本讨论中，他变得不再拘谨、大方发言。

从那之后，杨雷召也经常关心赵林峰的日常训练和生活。在一次训练中，赵林峰的膝盖不慎擦伤。杨雷召关切地询问伤情，并安慰他：“先休息一下，以后多练就能做好，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。”赵林峰坚定地点头说：“班长，我没事。我一定能做好。”

夜深人静，杨雷召查铺查哨后，坐

《练兵之声》的延伸效应

■ 邓宏洲

在台灯下，翻开带兵笔记本，写道：“每个兵都有闪光点，带兵人要善于发现那些闪光点，把握每个人的特点，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。”

创作《练兵之声》的过程，为官兵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，也让彼此增进了了解。大家训练场上干劲十足，生活中暖意融融，连队洋溢着亲人般的情谊和蓬勃的活力。今年，班长杨雷召还被上级评为“优秀带兵人”。

笔墨之中见大美

■ 褚振江

文化博览

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，书法艺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彰显了东方美学的魅力。

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。它不仅是汉字的书写艺术，还是一种视觉艺术的表达方式。后汉书家蔡邕说：“凡欲结构字体，皆须象其一物，若鸟之形，若虫食蚕，若山若树，纵横有托，运用合度，方可谓书。”

汉字的线条构造和象形特征，使得它具有先天的审美价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上古文字时会产生审美愉悦感的原因；也是汉字在“形”的要素发展过程中，能够最终脱离实用性，成为独立存在的书法艺术的原因。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、险中求稳，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、刚柔相济，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、虚实相生，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。书法艺术推崇的情、趣、境、韵、味、品等格调神韵，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。

相同的字在同一书法作品中的多样性、趣味性，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截然不同。经典书法作品《兰亭序》中，仅一个“之”字写法就有21种。精致的点线形式美，多变的体式造型美，深沉的笔墨内在情韵美，大开大合的整体章法美，是在汉字的“书写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。书法于笔墨渲染间呈现鲜明的东方美学特征，因此被誉为“无言的诗，无形的舞，无图的画，无声的乐”。

书法里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。书法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，一字一词见文化，一点一画见法度。书法以文字为基础，而文字的生成演化，文字的形态构成，文字的意象内涵，总是伴随着民族生存发展的历程。因此，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，是中华文明连续性、包容性、创新性的表征。书道精微宏大，但归根结底以文化为本源。它有文的觉醒、情的生发、形的创造，有哲学的思辨、诗歌的意境，是文化的生命之线。透过点线曲直、轻重方圆，可以窥探中国人行走世间的人生哲思。倘若只看到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的点点纵横，却不见颜氏一门之烈烈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化、国民个性的深远影响，我们的理解便只能流于表面。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的《兰亭序》，其文本内容

融汇儒、道两家思想。字体、技法和文本内容完美结合，深刻体现出书者对所处时代文化精神的精准把握。如果不懂得中国文化及其艺术灵感，就无法谈论中国的书法。

书法里有古今一脉的精神品格。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，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，也是一个人内在精神、格局的外化。在一个平面上，笔字的结体、笔的律动、墨的造化，写出其法、其道，必须有大识、大才、大德。唐代张怀瓘在《文字论》中说：“文则数言乃成其意，书则一字已见其心。”书法历来有“人品书品”之论，自扬雄的“书，心画也”之论始，继而有柳公权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”，后有刘熙载“书，如也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”等。林则徐是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，也是声名赫赫的书家。他的人生轨迹与舒体自如、其撰写的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名联，宽博疏朗，一如人品。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书法，健笔凌云意纵横，熔冶古今成一家。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。他的一生就是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领袖的豪迈气概和英雄风骨，也凝结在他那气吞万里的笔墨挥洒中，彰显出的是一种天下胸怀和人文观照。

书法里有守正出新的文化创造。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书法既是文字，又是艺术，既有规范性，又有创造性。从殷商的甲骨文演变而为秦朝的小篆、汉代的隶书，至定型于东汉、魏晋的草书、楷书、行书等，书法因时而兴、乘势而变，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追求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。“晋尚韵，唐尚法，宋尚意，元、明尚态”。中国书法五千年，高峰连绵，俊采星驰。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，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飘逸、张旭的飞舞流动、欧阳询的法度庄严……同样一支笔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起伏顿挫的笔法，还有散发出的精神与情感。汉字源远流长，具有历史生命力，也具有超强的文化创造力。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，它就承担了记录历史、传播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的功能，在新时代更应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。

一支笔、一方墨、一张纸，其中蕴含的中国思想观念、精神标识、文化精髓与道德规范，不仅是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重要载体，而且是中华民族世代守护传承的文化瑰宝。



情注“兵”字才能写出好稿

■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磊

人的思念写成一篇文章《想家的时候》，刊登在一本军内文学刊物上。指导员在全连战友面前好好把我表扬了一番，并勉励我继续写作。

没过几天，我就照葫芦画瓢写出了一篇自认为“内容翔实、词藻华丽”的稿件，满怀期待投到报社。然而，左等右盼，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——杳无音信，后来连续写的10多篇稿子，都是同样的结局。

有一天，我听到隔壁新兵连发生的一件趣事：班长授课有误，新兵当众指出。班长不怒反喜，还由衷称赞表扬。虽然这件事在我眼中很“小”，但是因为没啥其他新闻线索可写，我就进一步采

访了解，写成《敢让新兵“挑刺”》一篇，寄到了原《战友报》。

没想到，几天后稿件就在《战友报》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。欣喜之余，我陷入深思。在部队，无论写稿的作者、编辑的编辑，还是审稿的领导，都是“当兵的人”。兵的性格、情感和故事，始终是部队新闻的源泉和焦点。应该写点啥？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，写我们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，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和小事。

有一年，上级宣传部门组织典型人物征稿活动。在挖掘线索过程中，我发现身边的班长张勇，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但他身上透着基层万千班长的忠诚、执着和朴实。

迷彩青春

“快来看，陶磊写的稿子上报纸啦！”连队文书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边喊边举着报纸跑了进来。那一刻，战友们羡慕的眼神聚焦在我身上。时隔多年，每当回想起第一次在报纸发稿的情景，我的内心仍然激动不已。

2005年12月，我从一所师范大学携笔从我。那时，大学生士兵还不算太多，刚一下连，我就享受到“特殊”待遇：指导员专门在学习室给我配备了一台电脑，鼓励我工作之余多写稿。没多久，我把对家